

第十二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静静的河流（外一首）

谢思捷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2010 级）

静静的红河，我已失去记忆。
河岸上我认出祖先的手背
和它崎岖的皱纹晶莹剔透。

来年还有新鲜的雨季，从风暴中
带来呼啸的泥石流和凝重的沥青，
它将啃下最后不屈的根部，
我们在风中举起白色尘土。

远方的至亲：家乡蒙难！
摇曳的父辈和他的房梁，
从他常病的窗口向我挥手。
我远远望见故乡倒挂的骨架，
空荡的河床在等待鱼腥。

谁离去而造成火灾？是乌鸦，
留守子女深重的喘息连着逃难，
那匍匐伟大之下的下水道，
最后一夜磨刀，深入大地的肺部，
将故乡拦腰截断，
露出二十个年轮

九月初八——致父亲

我们终将沿生命的经度接踵老去。
来世你或许再次将我托起，
黄昏很黄。我离家很远。只记起
新鲜的草帽和陈年皮鞋气味，
麦田中一对父子交替
明暗的波纹，
双目凸起彰显着血脉。

我失去记忆已积年累月，
在雨天，我才迅速地认出你
常年的风湿。
你坐在椅子上敲打头部。

我仓促地将我错认作孤儿，
走路时手臂故作有力。
自从失语的疼痛往复在我的爱上，
生活已转为慢性，
我们在沉默中度过多年。

你在水中，掌上的手纹波澜壮观。
抽烟时第二个指节锁住烟雾，
你宽大的手势如此熟悉
臂弯中我已渡过暗流。

我将这庇护的身份短暂接过，
你苍苍地写信，在祖国的背面。
我流亡而没有兄弟，
我建筑用往日的病痛。
我有我的生日号码，我投递

我攥紧远方的地址。

北方秋季来风抵达肺叶，
带回我仅存的妻子。一场在一月的大婚宣告结束。
我默许生活但此刻让风压低帽檐，
让她将你的名字重重举起。